

编者寄语

《沉思录》具有洞察事物的眼光,主张对宇宙要有整体认识,跳出小我一时的得失,把自己融入整个宇宙的宏观图景,才是真正的智慧。

《沉思录》的作者马可·奥勒留是一个罗马皇帝,同时也是一个哲学家,在行军打仗的间隙,写了这本哲学札记,目的是不断反思自己,提醒自己做正确的事情。在后世的人看来,这也成为一份宝贵的精神礼物,跟着这部著作,可以“回归内心的城堡”,在喧嚣的世界中保持内心的宁静。

奥勒留是罗马帝国“五贤帝”时代最后一位君主,他在任的时代相当于我国的东汉时期,那时,最早有记载的罗马使节来到中国,与东汉建立联系,我国史料中记录的“安敦国”或者“大秦”,指的就是此时的罗马帝国。

奥勒留是希腊斯多亚学派哲学的杰出代表。斯多亚学派有一个核心理想是,通过认识宇宙的规律,人可以获得自由。人具有社会性和政治性,道德使人们能够更好地共同生活,要用理性掌控欲望和激情。无论外界如何,一个人可以用“回归内心的城堡”获得最高的幸福,其他因素或人事关系,不会影响这种幸福。

这本书是作者与自己进行的对话与反思,是一些札记式的条目,全书12卷,488条,长短不一,长的数千字,短的就一句话。他用希腊语记录,而不是罗马的官方语言拉丁语,这样,似乎更方便与自己沟通,就好比很多时候,我们会不知不觉地用方言自言自语。

既然是与自己的对话,就没有在意语言技巧,但书中有些篇章的语言还是很美的。

比如,作者告诫自己,要学会细致地观察事物,很多事物里都有美感,比如烤面包时面包的裂口,这些裂口对面包师来说可能并不完美,但却会激发人们的食欲;老年人虽然没有年轻人的青春朝气,但是他们却拥有成熟和智慧;即便是狮子皱起的眉头,只要找对观察角度,同样也是美的。

作者对世界与封建王朝的看法,即便在当今来看,也是颇为“时髦”的。

书的末尾写道:“人啊,你已经是这个伟大城邦中的公民,对你来说活百年还是一百年有什么关系呢? 它的法律对所有人都一视同仁。”作者所说的“伟大城邦”,指的是整个宇宙,而“法律”指的是支配宇宙的自然法。他认为,无论罗马多么伟大,也只是历史长河中的一个短暂瞬间。

《沉思录》认为要从整体视角去看待宇宙中的一切,这种宏观视角,可以引领读者构建更加豁达的心胸。虽然难以改变外界,但是我们可以改变自己。

从宇宙的视角来看自身,时不时地,从纷繁喧嚣的外部世界,回归“内心的城堡”,找到并享受一份安宁。

且听风吟

乔家渠

□ 周建宁

一孔窑洞
成为伟人的栖身之所
一口水井
滋润行军途中的干渴
一页史册
记载长征的艰辛
一处旧址
激发迈步新征程的自信

啊! 乔家渠
当年偏僻的黄土地
因为伟人涉足
你的名字从此不再陌生

啊! 乔家渠
长城壕上的小村庄
因为红军路过
才有革命火种的传承

啊! 乔家渠
一座座地坑窑
彰显出劳动人民的智慧结晶
伟人夜宿于此
一定赞叹称奇

啊! 乔家渠
愿你铭刻红色记忆
将红军的故事代代相传
缅怀先辈,昭示后人
在我们心里
永远树起一座共产党人的
精神丰碑

N 岁 月

乡 归

□ 清 心

秋风习习,穿越黄土高坡,进入山村乡野;秋雨沥沥,飘落群山,滋润果蔬。

大山深处,红砖青瓦,暮色下,炊烟从青瓦缝里蹿出,在风中摇曳,一些被细雨扰乱。一股煮洋芋和苞米棒的香甜味道,弥漫在潮湿的空气里。雨过天晴,万山叠翠,征鸿南飞。登高远望,雾气在地上匍匐,白云从山脚升起,似海浪奔腾翻滚,似棉花堆天阗地。深深地吸一口这里的空气,新鲜、湿润、清爽,满含丝丝芬芳。那是舞动在山梁上野棉花的甜蜜,夹杂了蜂拥在沟畔上黄菊花的清苦。它们静静地开放在山野,把自己最华丽、最艳丽的时刻,奉献给这里的蝴蝶、蜜蜂、牛羊和我。

一个归乡的人,离开车水马龙,瞭望那秋风里的田垄,将一切喧嚣隔离,这是一种多么大的欣慰。这里五谷丰登,瓜果飘香,一派清透流畅的动感画面。农家小院,鸡犬之声此起彼伏。紫葡萄高挂在院里的藤架,自酿的红酒,香透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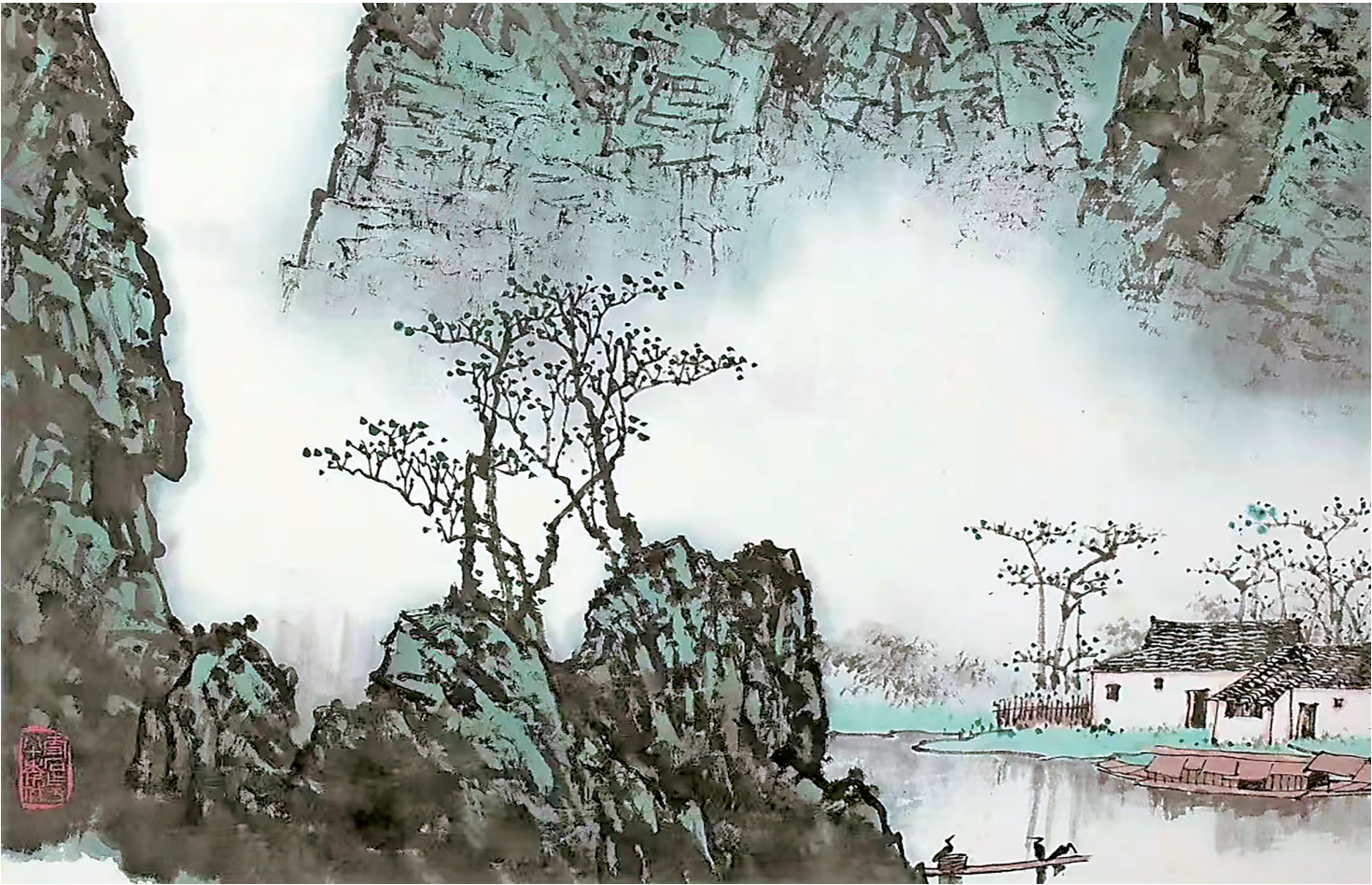
有的时光。这里雨过天晴,滚圆的水滴,在暖阳下碎银般闪烁,绘成自然与美感一体的水彩画。这里豪迈奔放的男人,勤劳朴实的女人,劳作之余随时就能吼出热烈的大秦腔。那些吼出来的声音,沿着山梁起起伏伏的曲线,顺着溪流弯弯曲曲的眉眼,传进一家家敞开的院落,爬上一眼眼滚烫的土炕,唤醒一群群光屁股的娃娃。

秋雨刚过,天晴风暖,温馨的暖阳晾晒在农家的屋顶。果园里,苹果拥挤在枝头,像大西北的女子,高原红印满脸颊,在清寂的日子里,伸长脖颈,远眺新修的扶贫大道。大山里清新甜美的气息,在这条洁净宽阔的大道上,飘然而至,通向心灵。它们等待着心中的白马王子,五湖四海的客商,远道而来。大小车辆,拥挤在村头,像迎亲的队伍,吵吵嚷嚷热闹非凡。每一个苹果的梦想,简单朴素,它们期盼这一世的归宿,从幼小的苞芽蓄积芬芳,一层又一层包裹成粉白的花蕾,

淡雅地绽放。努力蜕变,绽放枝头,经历四月八的黑霜,六月天的雷暴,孕育未来。在岁月里沉淀浓浓的甜蜜,献上圆满的硕果。山里娃把熟透的苹果装满衣兜,代替小吃,每一滴果汁,让健康彰显生命本色。鼓圆的钱袋子,让百姓的心里乐开了花。

初秋,站在北方的天空下,依恋故乡这一道道山梁,一条条沟壑。这里被五谷杂粮点染得五颜六色的田野,如今只剩下耸立挺拔的苞米秆,饱满瓷实的苞米棒,生机勃勃,头顶着火红的缨子,点缀这空旷的原野。它们和老人、妇女、儿童,和山神、柴犬、家猫,守护着这里的一切。

水果玉米,在刚刚好的时分,以饱满的姿态,高居在超市的货架,被大街小巷的吆喝叫卖声蒸煮,好奇地探望山外的世界。成熟的苞米,则脱掉外衣,整齐的苞米棒,堆放在农家小院的屋檐下,和紫燕一样,缠绕栖息在这个温暖的窝里。苞米面作为生命的根基,被巧手的媳妇做成馓



山居 （图片来自网络）

N 开 卷

读书,其实挺好的

□ 赵继悦

周末的午后,我站在西一村转盘拐角的超市门口拿着一瓶冰可乐,想起了那年城里“书贩子”来村里推荐中小学必读名著的那个遥远的午后。

那时候不爱看书的我也跟风买了几本,《童年》《爱的教育》《鲁宾逊漂流记》……好几本书整齐地在我的桌上摆着。邻居来家里见了之后都夸几句这娃爱看书,以后肯定有出息。其实,我看过两眼之后就提不起兴趣了,我只喜欢放学之后看动画片,对当时的我来说,那才是快乐。

有一次,家里来了个城里的亲戚,带着他们比我大不了几岁的儿子。小孩看到我的几本书之后,骄傲地说,你有的书我都有,我的还比你多,那些书我都看过。我说你牛什么,书有什么好看的,我才不愿意看。他

中——原来书这么好看,第一次,我有了看更多书的冲动。

到了大学,没有人督促我去读名著,但我主动去读路遥和余华的书,再也没有像小时候读书那样觉得枯燥无味。名著自然有名著的道理,只是我小时候没有培养出阅读习惯,也许那个年龄,无法体会书中的道理。

很庆幸,我虽然不是一个从小就爱读名著的人,但我在那个年龄段都读到了自己喜欢的作品。我认为,什么样的年龄就会喜欢什么样的书,所以有时候看到一本不喜欢的书,可能是没到理解它的年龄,或者过了理解它的年龄。

对于读书,要有自己的想法和判断,但也要理解和尊重他人的喜好,多读书,会给我们这份大度。

N 足 迹

—

走近你,就走进了一段辽远的岁月。

五百多年的光阴,风流总被雨打风吹去。大明王朝的背影,早已模糊不清。

野草和荒凉,在贺兰山东麓的古战场恣意疯长,生生不息。

漫山遍野的坟茔,无言地诉说着这片土地千百年来一再上演的悲欢离合。

二

这是怎样的“长城”啊!黄土夯筑,或以麻灰、青绿、黑褐色大小不一的石块间杂垒砌,从黄河西岸一直向西,绵延二十余里,在贺兰山脚下一座隆起的山头戛然而止。

仿佛一条疲惫的巨龙,匍匐在山河之间,沉重地喘息着。

远远望去,山头之上,傲然耸立的烽火台,像是高高昂起的龙头,饱经岁月的磨洗,已经成为贺兰山的一部分。

走近一点,再近一点。闯入眼眸的,是遍布沧桑的残垣断壁。斑驳的墙体,衰朽的根基,像极了风烛残年、举步维艰的老人,随时都有倒下去的可能。

难以想象,在遥远的冷兵器时代,一条绵延两万余里的长城,曾经庇护过帝国的万里河山。而眼前这些粗粝的砂石筑成的“土墙”,竟是万里长城的一部分。它曾经凭借贺兰山的威名雄踞一方,与贺兰山一起护佑一方子民,让征夫的思念有了凭依,让边地的凶险不再令人胆寒。

三

也许,五百多年前,在这段并不起眼的“长城”脚下,曾经伫立过一位威武雄壮的将军,他跃马扬鞭,统领万千雄兵,守护着帝国的疆域。

时光湮没了岁月,湮没了金戈铁马,湮没了烽火狼烟,也湮没了白发征夫的思念,湮没了戍边将军的万丈豪情。

五百多年后,杀声震天的古战场已然归于沉寂,旧北长城在薄凉的秋风中一遍遍咀嚼寂寞。

贺兰山下,黄河之滨,已然是一万里河山一统,“长城”无分内外,边地不再苦寒。无数黄河儿女在这片热土上播种希望,耕耘理想,收获幸福。

秋日的阳光含蓄而热烈,给微微泛黄的野草涂抹上一层明亮的金黄,像是历史的注脚,飘忽不定,却又熠熠生辉。

访旧北长城（组章）

□ 杜学华

三问审美之感。审美不只是第三方的事,因为美感是一种共情体验。

这里有个中介,就是作品当然要有“我”。我认为,一个怕在文章中用“我”的作家,不能成为一个好作家。

钟嵘在《诗品·序》中说:“观古今胜语,多非补假,皆由直寻。”也就是说,他认为诗美来自“直寻”,而不是源于“补假”。钟嵘认为审美的“外感内化”过程,就是一条从感觉到感觉,没有分叉的直道,这条直道就是直觉。

李桀染自《上庄记》之后,有一系列反映西海固的文学创作。这反映了他有一个文学的故乡,但是跟西海固本土作家不同的是,他把西海固作为一种对象性存在,自觉强化了自己的“外感内化”。在他的笔下,西海固不是一个封闭的地理意义上的名词,而是一个开放的、社会意义上的西海固。

作者简介:柳向荣,宁夏作家协会会员,宁夏评论家协会会员。出版诗歌散文合集《第九条建言》,历史文艺随笔集《大唐十八相》。